



軍紀的紀事

行刊店書燕海 著 元 草

81
T2

本事

『不要殺他！』

舊曆臘月光景，大批隊伍從古北口一帶往西開。

這一天十七團的收容組宿在洞台村，收容組裏有十來個病號，有旅的民運幹事，還有特務連五班副班長郭桂生帶領着兩個戰士。

洞台屬樂平縣四區這一帶都是新解放區，特務經常造我們的謠言，老百姓對八路軍還不大了解，地方工作也沒有基礎，臨時的村幹部就有好幾個是抽大煙的。郭桂生頭一天晚上問村裏要了担架和牲口，第二天太陽老高了還不見一個人來，有的病號吃了飯都勉強走了，丟下幾個病重的在等担架。郭桂生着急的跟着村幹部到處找人，村子裏一個人也沒有，一出村口才遇見一個年青的小伙子，剛

問他村裏人那裏去了，那老鄉嘴裏支吾着：『我有點事：』回頭拔腳就跑，郭桂生追上去，連喊：『老鄉別跑！』可是老鄉跑的更厲害了，從大石頭後面，從坡坎子後面接二連三的跑出了好幾個老鄉，沒有命的往村東山上跑。郭桂生火了，他一面高聲罵着，舉起小馬槍，朝天連放了三槍，想把老鄉們嚇住，槍是朝着上方打的，可是眼看着東山頂梭線上的一個老鄉應着槍聲滾下了山坡，郭桂生慌忙跑上山去，只見一個瘦瘦的面色蒼白的青年，倒在地上，槍彈穿過左腿，打進了小腹，血浸透了襯褲。郭桂生嚇壞了，他慌忙解開了自己的綁帶，把他的傷口綁上，朱幹事也趕上來了。

『是你把老鄉打着了麼？』

『是我，我沒想到會真的打着了他。』

把老鄉抬到了家裏，躺在炕上。他叫王華亭，二十五歲，也抽大煙，他的娘、小女兒、媳婦都圍在炕邊上。醒過來後，他抽了幾口大煙哼喘着。十六團特派員帶着醫生，在路上聽到槍聲也趕來，發現了這個事情，就給王華亭打了一針，朱幹事把身邊帶來的一百斤小米、六斤鹽、五百元邊幣給了他們，要求把華

亭帶到宣化或是張家口去治傷，但是醫生斷定他的腸子受了重傷，恐怕來不及了。他娘也不願意他出去，朱幹事就帶郭桂生走了。他跟老鄉說：『我們先回去，立刻回來辦這事情。』走在路上他對郭桂生說：『你用槍打老百姓，犯了法，現在應該把你綁起來。』於是郭桂生被綁着到了十七團團部。

團長知道了這件事情。對郭桂生說：『同志！小心你的腦袋啊！八路軍打死了老百姓還了得！』政委也說：『你是個黨員，應該接受黨的處分！』郭桂生低着頭說：『按黨的紀律處分吧！』

第二天，旅裏就來了指示：『假定老鄉不死，送張家口治傷，另給撫恤費；假定老鄉死了，那麼送給撫恤費，買好棺材安葬，把郭桂生當場槍斃。』

可是王華亭已經死了的消息，也傳到了十六團團部。

旅政治部民運科楊科長，隨十六團檢查工作，他接到指示處理這件事情，就把郭桂生叫到屋子裏。

『郭桂生，我們八路軍打死了老百姓，是要償命的！』郭桂生楞楞的沒有一句話能說出來。

楊科長心裏打着轉：郭桂生平常作戰非常勇敢，有一次一個人繳到七條槍。入伍三、四年了，提拔當了副班長，戰士們非常愛戴他，他平常不大說話……但是現在他犯了不可饒恕的大錯誤，由於軍閥主義思想作怪，鳴槍嚇老百姓，結果真打死了老百姓。他想到這裏嚴肅的說：『爲了人民利益得到保障，紀律必須執行的。』

郭桂生低着頭，他心裏一陣子難過。他看看科長的臉色，半天才囁嚅着說：『該槍斃我，就槍斃我吧！』

楊科長和十七團正副主任帶着兩個幹事會同了縣區幹部，一齊把郭桂生帶到洞台村。一進村一個老鄉就問：『你們跟那打死人的是一部份嗎？你們怎麼還回來啊？』

『我們正是回來處理這件事情的。』

老鄉們想不到當兵的打死一個老百姓，還把那個開槍的郭桂生細綁着帶回來了，老鄉們都爲這件意外的事情驚訝着，全村都傳開了，華亭家裏也知道了這件

楊科長和縣區幹部召開了一個村幹部會。決定明天在本村召集附近四個村子的羣衆開大會，槍斃打死老百姓的郭桂生，村幹部們在會上反省了自己在幫助軍隊工作上的缺點，他們覺得自己沒有把工作做好，自己先跑，老百姓跟着跑了，才出了這個岔子。他們說這件事不一定這樣做，可是楊科長堅持了旅政治部的意見。

白天，郭桂生上華亭家裏吊了一回紙行了禮，又被帶到馬槽邊綁着。村子裏的人們聽說明天要開大會，又看見郭桂生拴在馬槽邊，心想十成有九成是要償命了，這件事情是他們從來沒有見過的：一個兵打死了一個老百姓，賠了錢不算，還要槍斃了他來償命。在往日，老百姓的一條命算甚麼呢？村裏的人都爲這件事議論開了。華亭死了，他娘哭了好幾天，她惱恨那個沒長眼珠的人一槍把她的兒子打死了；可是一聽說就要拿打死她兒子的郭桂生來償命，她心裏有點哆嗦。好幾個老人們都到華亭家裏來了，他們坐在椅子上說話，他們說：「誰也沒想到這隊伍走了還會回來，翻好大一個嶺啊！」

他們說：「那人呀！拴在馬槽邊不哼一聲，等着死呀！」

老鄉們三番五次的到馬槽邊來看郭桂生，送水給他喝，有的跑來要求鬆綁。

晚上，華亭的娘跑來找楊科長。她只有一個要求：『明兒開會千萬不要傷了同志的命，已經打死一個，就不能打死第二個。』楊科長說：『八路軍有八路軍的紀律，按紀律辦事情，不會有錯。』村副他爹，還有一個當過老總的老軍人也來求情。科長聽完他們的話，謝着他們的好意，但是說：『軍隊是老百姓的軍隊，打死了老百姓行嗎？絕對不行的！』

第二天下午，村公所院子裏擠滿了人，到會的有三四百，連樹上也爬滿了人。平常不敢出來的大姑娘和年青的媳婦們也來了。會場上擺着兩張桌子，前面放了幾條凳子，死者的家屬坐在凳子上，桌子的右前方留着一塊空地。大會上楊科長講了話，他說：『愛護老百姓是八路軍的光榮傳統！如果八路軍損害老百姓的利益，打罵老百姓，那就犯了大錯，如果打死了老百姓，那麼就該償命。』他宣佈了郭桂生打死王華亭的事情，雖然郭桂生是一個好戰士，一個戰鬪英雄，但是部隊上鐵的紀律是不容情的，上級決定還是把他槍斃。會場上再沒有一個人說話的聲音，只聽見輕輕的嘆息聲。縣幹部也講了話，他說：『這是地方工作做

的差，老百姓不應該怕八路軍，不應該受謠言的影響，幹部們不走人們不走，怎麼會出這件不幸的事呢？以後咱們要好好幫助軍隊。」講話完畢，立即傳達命令，把郭桂生拉出去槍斃。郭桂生被推到桌子旁邊的一塊空地上，一個戰士拉開槍，頂上子兒，朱幹事也掏出盒子，站在一邊。

全會場的人們，霎時都轟的一下站了起來，華亭的娘首先喊出來：「可不行！不要殺他。」因為站的過猛，她摔倒了，可是她用膝蓋在地上連走帶爬，上前抱住郭桂生，她大聲喊叫：「要槍斃他先槍斃了我吧！」華亭孀子也上前抓住了戰士的槍口。科長叫戰士堅決執行命令，戰士把華亭他娘拉開，準備射擊，會場的人都喊起來了：「不能！」村長首先搶上來，擋住桂生，他大聲的喊道：「這件事全怪我當村長的沒有當好，老百姓沒有好好幫助八路軍。要是把他槍斃，那是一輩子的冤！應該槍斃我。」科長解釋主要的錯還是郭桂生，應該槍斃他。

一個老頭從人羣裏跑出來，他抖顫着說：「老鄉們！同志們！聽着我的：活了六十多了，從來沒有見到過這樣好的軍隊，鄉親們想想：八路軍可不是有意打

死了華亭，這一下給了小米鹽還有邊票，頂聯合票十幾多萬，這還不算，隊伍已開大梁到了四海，又從四海翻回來，爲了甚麼？爲了給華亭安家，還爲了要把這位同志槍斃在這兒，八路軍是真心誠意的償命來，這萬萬使不得！鄉親們！想想那兒找這麼好的隊伍去？鄉親們，跪下！求求啊！他首先跪下來，婦女們都啼哭起來，幾個年青小夥子不願叫用槍對着桂生，就上前把戰士和李幹事都推到牆角裏去。

華亭娘流着眼淚說：『不瞞你們說，華亭是個懶漢，叫他挑担水都叫不動，他抽大煙，去年就去二十畝子地，他死了算了，可是同志是個有用的漢子，爲甚麼死了那個還要死這個呢？今兒個一定不能槍斃這個同志，要不然先槍斃咱們，叫咱看不見行了！』說完又哭起來了，全場充滿了哭泣的聲音，李幹事和在場的同志都哭了。

郭桂生在會場上，看見老鄉們哭哭啼啼的給他請求，他心裏就一個勁兒難受。他惱恨自己不該打槍，他對不起這一羣像自己父母姊妹般的老鄉，老鄉們在他身邊抓住他的胳膊，他總低着頭，眼睛定定的看着地上。

老鄉們這樣真誠的求情，如果要堅持下去，那就是違犯羣衆的意志。同時只要當地人民能够寬恕他，我們也願意教育他重新做一個好戰士。科長幹部們商量了一下，大會赦免郭桂生的死刑。十七團王副主任、縣區幹部又講了話：要戰士深深的記住，永遠愛護老百姓，永遠記住八路軍的光榮傳統，老百姓以後再不要怕八路軍，不要聽信謠言。人們都含着淚團到了科長和郭桂生的面前，他們怕把他帶回去還會殺他，就立了一個全村的保狀，要求決免死刑，從輕處理。

華亭的家裏得了一萬五千元撫恤費。郭桂生又去吊了一回紙，他一走進門就哭了，以後他對甚麼人都這樣保證：永遠愛護老百姓，對老百姓和氣。

八路軍的戰士，這樣勸華亭的娘：『你的兒子死了，不但是這回撫恤，就是今後有甚麼困難可以找村裏解決，八路軍一定常常來看你，以後八路軍就是你的兒子。』老太婆感動的哭了：『同志，這麼着我不想他了，你們好，我就想着你們。』

郭桂生他們回到團裏，全團又開了軍人大會，教育了郭桂生。他受了處罰，三年還奪公民權利，並且罰做苦工。

舊曆新年的時候，同志又想起了華亭家裏來了。朱幹事帶着二十斤豬肉、二十斤白麵，爬山越嶺到洞台村去拜年。他先同村幹部到了華亭家，給他娘和全家拜年，問他家的生活。他娘說：『實在沒甚麼困難，日子還挺好過，村裏也照顧得挺好，八路軍真這樣掛念我們，唉，……』又在村裏召開了一個羣衆大會，向全村的人民拜年，朗讀了拜年信，於是會場上喊着口號：

『我們和八路軍永遠團結在一起！』

以後，只要有八路軍背着被包經過洞台，立刻就有老鄉圍上來問是那一部分的，親熱的招呼着：『歇歇脚吧！吃飯去吧！住下明天去吧！』並且訴說着郭桂生的事情。

時間：一九四七年初冬。

地點：剛解放沒幾天的洞台村。

人物：

（八路軍某團）

傷員：甲、乙。

郭桂生、五班副。

周同志：戰士。

朱幹事：團政治處民運幹事。

楊主任：團政治處主任。

警衛員：甲、乙、隨楊主任。

抬担架戰士十人。

開討論會一個班（十二人）。

連長

（地方）

江縣長：本縣縣長。

馬區長：本區區長。

（本莊）

王大娘：小破落地主農婦，能管家識事。

王華亭：娘子，二流子。

喜子：事很小的一個女兒。

三老爹：本莊窮族長，頗有正義感。

大虎爺：一壯年，常到根據地去做買賣，對八路有認識。

二先生：地主家的遊少爺，很可惡。

村長：名建華，臨時村長。

王二：青年。

大孀子：中年婦人。

二丫頭：孀兒子。

老總老表：王姓老表，當過兵的，現做買賣，對八路較熟習。

張大媽：王大娘鄰居。

本莊羣衆十數人。

鄰莊羣衆十數人。

第一場

地點 莊頭大路。

時間 早晨。

佈景 台左中角一土廟，廟門向右前方。左角一樹林。土廟破舊，一塊一塊的磚瓦，落在雜草叢生的地面上。右後之樹林，猛一看還較整齊清朗。在樹林的後邊，清楚地望見一條山嶺，通紅的太陽，新鮮的從嶺巔處透過樹林，照射着整個的台面。從樹林裏通過來由土廟前面彎向左台是一條大路。

幕啓 周圍驢喊、狗喊、夾雜着女人的尖叫，孩子的啼哭。傷員甲乙坐在地上抽煙，甲正爬起。（兩人均用單拐杖）

傷員甲 走吧！路不饒人的！

傷員乙 不走還能待在這兒一輩子嗎？

傷員甲 你今早上吃多少炸藥啦？皮氣這樣大！

傷員乙 誰對你發皮氣？

傷員甲 你對誰發皮氣？

傷員乙 對我自己！

傷員甲 好好的對自己發什麼皮氣呢？

傷員乙 路還有好幾十里，腿又不爭氣，三步兩歇，那輩子才能走到？

傷員甲 那這又抱怨誰呢？

傷員乙 抱怨我沒早把這兒『狗中央』的據點拔掉，要是早解放一年，就說是一

個月吧！老百姓對我們就一定有認識，保險要多少担架有多少担架。

傷員甲 這不是吹牛，還是咱老王懂得道理。

傷員乙 不算多，八路軍裝棉襖也穿破了三四五個，這點道理也不懂，還能稱得

起老八路嗎？

傷員甲 其實也怪我們對當地羣衆情況了解不够，昨天晚上，朱幹事和村長說好給十付担架，天亮去領担架，連村長的影子也找不到了。要是早知到這樣，到

後勤部去要，需要多少有多少，這是沒有問題的問題。

傷員乙 要不是瞎眼槍打在腿上，那更沒有問題呢？

傷員甲 要是打在頭上那問題更大呢？

傷員乙 那又有什麼了不起，怕死還能打得勝仗嗎？

（此時已湧來了女人、孩子——有大婦子和張大媽三老爹和兩三個老頭子也夾在中間，——看着這兩個傷員一面說着，一面一拐一拐的走下，接着担架隊上。兩個戰士，兩個老百姓合抬一付，一共五付。郭桂生走在第一付担架後面的一個戰士的身旁，一面走，一面說：）

郭桂生 到了四海等着我們，我去找朱幹事，這村長真是叫人沒有辦法。（朱幹事迎面上）

朱幹事 五班副，他們走了嗎？

郭桂生 輕傷號自己走了，來了十個老鄉和我們十個同志，配成了五付担架，還有四個重傷號在那裏等着，實在是沒有辦法。

三老爹 （對最後一抬担架的前一個老總老表打招呼）這不是老總老表嗎？